

老奶奶遇金光黨

有人認為遇到金光黨是因心存貪念，才會受騙上當，這句話說得有些遷強，因為我曾遭遇到類似經驗，今願意藉此篇幅敘述出來，或當警世，或當茶餘飯後之消遣話題。

我「善心居士」篤信佛教，雖不甚通達禪宗佛理，但也知道早晚一炷香虔誠禮佛，心不會存有貪念，從來不取不義之財，更不致於使用詐術去騙取智障人之財物，可說得上是一位行為端正、完美型的鄉下老奶奶。

金光黨所騙的對象千篇一律，都是針對上了年紀的老婦人下手，技倆招術也無非先施以催眠術，然後作法使獵物聽其使喚，再將身邊財物搜刮一空，當受騙者清醒時，有的頓足捶胸欲哭無淚，有的哭得死去活來想去自盡，若問其受騙原因，也只能答以「當時心神惘惘然焉，任人擺佈耳」。

「善心居士」我，一天中午因身體不適，到某醫院看完病出來，沿路向著車站方向步行，欲前往搭公車回家，剛走到十字路口，忽然有位壯漢口嚼著檳榔年約50來歲，站到我的前面擋路，未來得及反應，該壯漢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，頓時覺得心智茫茫然，但在知覺上尚覺清楚，只覺意識忽然被操控而無法自主了，我年老體虛無力抗拒，被那壯漢圍進一輛計程車

內，車內除司機外尚有一位穿著時髦，年約30出頭的少婦，我意識到他們是同一夥的，我和那壯漢坐在車子後座，少婦和司機坐前座，當時我內心很害怕，一直叫著要下車，那壯漢向車窗外吐了一口檳榔汁，轉過頭來對著我表示要載我到車站，但我執意要自己走路，數度想打開車窗跳車擺脫，但車門打不開，旁座的漢子手指著少婦，輕聲地對我說：「她現在身上懷有鉅款，因最近與先生鬧翻，想叫我帶她去舞廳跳舞，祇要帶她去，我們每一位都有兩佰萬的酬勞金。」女郎這時轉過頭來痴笑著，並打開她手上拿著皮包，裏面裝滿一疊疊的仟元大鈔對著我炫耀，我一直說：「不！我要下車。」極力要擺脫他們的掌控，但都失敗了。

車子突然間轉向巷道內毫無自的地向前開著，此時我內心一直唸著佛祖的法號，但身體仍然戰抖著，「不用怕，阿婆！是她自己要給我們的嗎！又不是搶劫。」「不要，我要下車。」「我已經跟她講好了，她要給我們錢啊！待會兒分到錢，我們會送你回去的。」「不！我要回家，我要下車。」就這樣你一句，我一句地僵持著……。

車子依舊不停地在大街小巷裏繞行了約兩個多小時左右，如此這般地被折騰得頭昏腦脹。那壯漢又拍了我一下肩膀，接

著說「阿婆，妳要回去，那我叫司機載妳回家吧。」他問了我的住處後，車子不開正路，故意繞了一個大圈圈，在途中他告訴我回家後一定要把印章、身份證、存摺、金錢和首飾全部找出來，不准讓家裏的人知道，須全部交給他，我心裏雖然一直說不，但很奇怪地動作卻不能自主，接近家裏約200公尺處，車子停了下來，靠在路邊的樹下，那時我的意識完全被控制了，但其中之情節仍然記得很清楚，那個人要我趕快下車，進屋內把吩咐的東西儘速找出來交給他，並交待動作要快，車子在樹下等候著。

當時我完全聽由那壯漢使喚，控制不了自己，趕忙衝入屋內猛找「所要的東西」，女兒、女婿和孫子正在客廳內，目睹此景，知道個中有異，都上前來追問，我一概不理，慌慌張張地翻箱倒櫃，最後在抽屜內拿出母親節那天女婿給我的兩萬塊錢，匆匆往外就跑，口中還叫著「不要擋路，外面有人正在等我」一副很兇的樣子，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，女婿和孫子已經知道不對勁了，急忙上前抱住我，並且把大門深鎖，我仍不由自主地掙脫著。恰巧此時二女婿帶著女兒回來看我，他也覺得情形不對，趕忙跑到外頭看個究竟，抬頭在大門口道路四週望望，看到屋外三叉路口分別停了3輛計程車，引擎還在發動著，他們大概知道事情已敗露，分別從三條叉路一齊揚長而去。

經過了一陣掙扎後，我已有氣無力地被扶到椅子上坐下休息，女兒倒了一杯開水讓我慢慢喝下後，神智漸漸清醒過來，手上還握著兩萬塊錢，在場家人問我到底

發生何事，我只覺得當時彷彿做了一場惡夢般，夢醒時滿身盜汗，夢景猶然歷歷在眼前。

諸位看官，信不信由你，並非心存貪念者才會上金光黨的當，其實那一批人都懷有一套訣竅，倘若不信，試問有位外國催眠專家，常在電視節目中表演他的催眠術，能讓有些名歌星做出各種逗趣的動作以娛樂觀眾，這又做何解釋?!只可惜有些人心存歹念，不把該項技巧用在正途，卻把它拿來當做為非做歹的工具，最不應該了，在此呼籲眾位善男信女，平時多唸佛號，有難時，自有貴人出現相助，必要時要請警方協助。

◎

徵

笑話



為使讀者輕鬆一下，
請大家動動腦踴躍投稿
，稿費從優！
(恕不退稿，若有一稿兩
投，不予採用)

來稿請寄

北市溫州街14號

豐年社 梁先生收